

论庄子“逍遥游”的人生美学

王 凯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作者简介] 王 凯(1960-), 男, 山东青岛人, 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

[摘 要] 庄子美学是“逍遥游”的美学, 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逍遥游”兼有人生、审美的双重意义, 成为庄子人生哲学与美学的共同归宿点。在道家学派中, 庄子比任何人都更集中、更突出地关注和思考了人生问题, 并且把“道”和人生紧紧连在一起, 把道的境界看做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美学是从心灵体验出发, 追问永恒长存的生命意义, 把个体有限的生命纳入到宇宙大生命之中, 从而实现美的超越, 从有限进入到无限, 最终使人生永恒化、艺术化, 使审美本体化、人生化。

[关键词] 道; 自然; 人格

[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026-06

一、理想人格的建构

庄子追求的人生是自由的人生, 也是审美的人生。生命的自由与审美的超越在他那里是和谐统一、不可分割的。庄子对人生的思考, 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他主要不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 而是侧重从宇宙的、自然的视角考察人生, 其本体论与人生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庄子看来, 形而上的本体不仅是自然界的本体, 也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根据。

庄子认为, “道”性无为, 成就人生也应该是无为的。就体道而言, 其无为的合目的性与审美是一致的。人格的自我完善, 人生价值的实现, 是一个审美的过程。通过体道、悟道、达道, 实现对生命的困境和现实的超越, 其实质就是审美的超越。通过这一超越, 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人性得以解放, 这充分体现了庄子美学的人生意义。庄子是从生命的本原、自然的本性来思考人的本质、人格理想和人生的归宿, 始终以“道”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审美的最高境界。通过体道, 寻找人生的真谛, 体道是追求理想人生的有效途径。如果说“道”是宇宙的本体精神和生命之源, 那么作为宇宙之一物的人, 就不能离开“道”。同道的分离, 就意味着失去了本体, 切断了生命之根。

庄子讲“道”主要目的不是探讨论证宇宙的本体是什么, 而是为了导出人的生存的本体依据,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人生和理想人格的标本。在他看来, 人是宇宙的一部分, “道”是万物的本体, 也同样是人的本体。“道”体现在人身上就是自然之性, 道是自然无为的, 所以人的本性也是自然无为的。人应该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活, 体道的人生就应该是自然的人生, 只有自然的人生才是最美的人生, 也是真正自由的、逍遥的人生。

庄子把他的理想人格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之上, 是有其特定历史原因的。庄子所处的时代, 人们不

仅被“物”所役,还被自己所设立的社会伦理规范所束缚,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个体失去了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庄子主张复归“道”的本体,即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这是人的真正本性所在,只有恢复并发挥这一本性,才能使人获得自由,从而实现人的理想人格。可见,庄子突出了个体的意义和个体的人格独立,真正把自由与人的本质、自由与人格紧密联系起来。

庄子把实现个体的人格独立与精神的绝对自由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理想,也就成为人生观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庄子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强调人与自然的绝对统一。因为天人是合一的,所以人应该在与天地的交流中发展和完善自己。只有与天地为一,才能实现理想的人格。这个过程就是“逍遥游”的过程,这个境界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亦即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境界。所以,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也就是真、善、美相统一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庄子的人生观是自然的人生观,其核心就是自然无为。安命、顺命,就是合于自然之道。只有以一种悠游、怡然、旷达、超脱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人生,做到“安之若命”、“安时处顺”,才能超越现实人生,达到理想化、审美化的人生,才能“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得而不喜,失而不忧”^[1]《秋水》)。庄子的人性观也是自然的人性观,孔子和孟子讲“性本善”,荀子讲“性本恶”,而庄子则认为,性无所谓善恶,性乃自然本性,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1]《知北游》);“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1]《天运》);“性者,生之质也”^[1]《庚桑楚》)。庄子所讲的人之性就是自然本性、自然天性,就是强调人性的自然性。

“自然”与“真”是不可分的,庄子讲的“自然”含有真的因素,“真”也具有自然性的因素。回到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回到人的真实,充分发挥人的真实本性就是善,达到真、善,也就获得了自由,达到了美的境界。真、善、美是一致的,统一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道。道不仅是真与善的基础,也是美的根源。庄子特别强调美与真的一致性,他认为真正美的东西必须是真实无伪的,失去了真,美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提出要“法要贵真”^[1]《渔父》),强调美必须符合人的自然之性,亦即符合人的生命自由。《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庄子强调真,也是强调自然,自然性决定了真,因而才有所谓的自然美。牛马四足是谓天,亦即自然。穿牛鼻,羁马首,就是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本性,也就是破坏了“真”。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牺牲自己的自然本性去追逐名利,这样,才能保持人的本真状态。

自然,真实就是包含着朴素之美。《天道》曰:“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素朴是道的特点,也是事物最原始的状态。《马蹄》曰:“素朴而民性得矣”;《天地》曰:“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刻意》曰:“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能体纯素,谓之真人”。此外,庄子还以“婴儿”、“孺子”、“处子”、“童子”等来形容自然天成、真实朴素之美。

道家有一个贯彻始终的目的,那就是从自然中寻找指导人生的准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虽然不言,却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难怪庄子从心底发出“吾师乎!吾师乎!”^[1]《大宗师》)的感叹。庄子认为,离开自然原始本性愈远,就愈不自由,只有回归自然,与自然为一体,达到“无己”的境界,才能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庄子笔下的“圣人”、“神人”、“至人”、“真人”、“天人”、“全人”等,就是进入到这种自由境界的人,这些人就是庄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模式。其实这些人的品质也就是自然的本性,他们的行为是合乎道的,他们都能够做到安时处顺,以和为量;恬淡寡欲,哀乐不入;寂寞无为,不用心机。这些人物从心灵上和行为上都达到了与道同一,与自然同一。他们都是超凡脱俗,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既是人,又是神,或是半人半神。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都是虚构的。但作为庄子理想人格的载体,他们所表现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道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实际上就是道的体现者,是道的化身。

总之,人生的真谛即自然的真谛;自然的真谛即人生的真谛。“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1]《在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1]《天下》),庄子的“逍遥游”,就是游于天地,游于自然,完成人的自然

精神与宇宙自然精神的合流,并在此超越之中,提升和完美人格,实现绝对自由的审美人生。

二、自由心灵的避难所

庄子的哲学是关于人生的哲学,庄子的人生观是审美的人生观。庄子的理想人格建构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其理想人格的典型都是虚构的,个个都是高超、神奇,充满着玄妙和神秘,具有空想性和超现实性。他们只能存在于庄子的精神王国领域,但不能由此得出庄子的理想人格是空洞而无意义的结论。事实上,庄子所设想的理想人格模式,在乱世中启发了人们的自由意识,提醒人们认识统治者的虚伪本性以及对人性的摧残,也不失为同黑暗社会相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医治那些刻满创伤的苦难心灵,使那些精神濒于崩溃的人们得到一点安慰和片刻的宁静。庄子的理想人格之所以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诱惑力,就在于它为自由的心灵提供了一个可以暂时憩息的避难所。

(一)旷达高远的处世原则

儒家的孔子,主张积极入世,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孟子也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孟子·尽心上》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强,能自觉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极为关注个人的修养教化,从先秦以来就一直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但庄子对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教化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极大的反感,把儒家倡导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视做束缚人生自由的羁绊。庄子既不主张入世,也不主张出世,而是主张游世,提出了“安之若命”、“虚己游世”的生存原则。这种境界既旷达高远,又无拘无束;既对现实社会保持清醒认识,又与现实社会保持适当距离。如果说,儒家理想人格的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仁”境界,那么庄子理想人格的境界则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逍遥游”境界。儒家的人格建构具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目的,庄子的人格建构则突出了理想化的精神自由。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在儒家视角之外,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庄子的人生哲学及理想人格建构,同儒家的人生哲学及理想人格建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亲和,是两种可以互补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儒家一旦取得了控制地位,便对自由精神加以限制,于是,那些具有自由意识,不甘儒家思想束缚的文人,便自然地转向庄子,寻求心灵的解脱和安慰,这说明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及理想人格模式更具有魅力。

(二)濒临困境的解脱之路

人所生活的世间充满着矛盾,乱世当中,人生更是沉重艰难,正如庄子所言:“人之生也,与忧俱生”^[1]《至乐》。知识分子尤为看重精神生活,因而有着更多的精神痛苦,其脆弱的心理又难以承受黑暗势力的打击与折磨。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谨慎小心,软弱克制。孔子曰:“君子故穷”^[3]《论语》,这实际上是给失意的知识分子以精神上的安慰,以培养一种面临逆境的平衡稳定的心态。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兼利天下,穷则独善其身。”^[2]《孟子·尽心上》孟子把“修身”作为一种心理平衡的策略,让知识分子面对心理的伤害,能够保持一种平衡,自我进行安慰,“修身”的途径就是体悟儒家的伦理纲常,通过“修身”提高和完善自身的人格。与此不同,庄子则是主张“无待”、“去累”,通过“心斋”、“坐忘”的“逍遥游”途径,进入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齐物论》的境界。在“逍遥游”的过程中,齐同万物,游戏生死,效法自然,化解造成人生困境的所有因素,从有欲到无欲,从有知到无知,从有累到无累,最终使心态得到彻底的平衡。庄子所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的精神状态,是无牵挂、无所求的平静心理。“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1]《山木》只要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与宇宙融为一体,就可以做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1]《刻意》。这种“依乎天理,因其故然”,“不将不迎”、“游刃有余”的心态,无疑会给困境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一条精神解脱之路。当代社会,人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心理负担很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更是普遍感到生存和竞争的巨大压力。而庄子“逍遥游”的精神,无疑会给我们缓解各方面的压力提供一些帮助。

(三)志士文人的精神支柱

庄子的人生哲学和美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构造封建文人的气质和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许许多多的文人志士都把庄子奉为楷模,从庄子那里获取精神的食粮。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也没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处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不但政治上没有地位,而且生活上也没有保障。庄子的“逍遥游”的自由精神和浪漫风格,给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片绿色的花园,使他们能有一块自由精神的乐土,以弥补现实生存空间的空虚,也增强了生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对于个别暂时在仕途上得以重用的文人来说,尽管在物质生活上有一定的保障,但他们只不过是充当封建社会御用文人的角色,必须要依附和归顺封建统治者,维护上层集团的根本利益,既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精神的自由,仍从心底感到空虚和苦闷,他们也同样需要有一个精神支柱,以维持心态的平衡。所以,不管是否得志,知识分子都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都要寻找一条解脱的道路,庄子的思想无疑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使精神的空虚得到一点补偿,使失态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

在中国历史上,受庄子思想影响深刻,从庄子思想中寻求解脱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如“竹林七贤”、陶渊明、李白、苏轼、陆游、倪瓒、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龚自珍等饱学之士,都属民族之精英,不愧为一代风流。他们虽有一腔热血和远大的抱负,但在封建社会里,他们的理想和抱负从根本上说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知识分子也曾挣扎、呐喊,甚至不惜生命进行反抗,但结局都是凄惨的,失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压抑感。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中,他们只好从庄子思想中寻求超脱,从内在精神上保持自由的独立人格,在作品中溶入一种心灵的淡泊宁静,显示出中国文人独特的气质和风格。

三、对当代人生的启示

人格一词来自拉丁语的 *Persona*,有面具的意思,对外显露自己。显示人格就是显示自我,包括外在的自我和内在的自我,具体的人格是通过一系列稳定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来的。庄子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天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的理想人格,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批判的精神

庄子不仅对社会和人生有着深刻和细微的洞察,而且对现实进行了无情而尖锐的批判。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道家不但反对儒家,也同样反对封建制度。”^[4](第1221页)庄子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在先秦诸子中尤为突出,他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专制的本质及其对人性的压抑,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难能可贵的是,庄子的社会批判总是同人类的生存和人民的苦难密切相连,是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而不是从个人或某个集团、阶层、派别的利益出发进行思考和批判,因而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和普遍的价值意义。庄子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了他的社会批判:其一是指出作为封建专制核心的等级制度,是造成社会动乱和人民生活苦难的根本原因;其二是揭露和声讨了儒墨仁义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剥夺人性和镇压人民的工具;其三是对传统的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判。庄子的批判精神既富有智慧,又充满着激情,成为千百年来许多文人展开社会批判,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武器。

受庄子批判精神的影响,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释私论》、《管蔡论》等都是充满着反抗意义和批判精神的重要的散文名著。嵇康曾明确表示要以老庄为师,“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谄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幽愤诗》)他的作品处处体现了不与统治者伍的弃世逍遥气节,对儒家的名教和当时虚伪的政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阮籍不但对“礼法之士”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而且还提出了“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无君论思想,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儒家的礼法不过是“天下贱贼、乱危、死亡之术耳”(以上均见《大人先生传》)。陶渊明、李白、苏轼的诗词中也都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

神,体现了对封建权贵的蔑视,对个性解放的自由追求。曹雪芹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红楼梦》中有多处引用了庄文。在这部历史名著中,曹雪芹发扬了庄子社会批判及反人性异化的传统,对封建社会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和无情的扫荡,使《红楼梦》成为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

当代世界,各种流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对我国思想、道德、文化诸方面都有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在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难以协调一致,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如何建构适应时代潮流的现代人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潮起潮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迅速滋长;封建迷信活动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屡禁不止;文化市场亟待整治;腐败现象仍在蔓延,等等。对社会的各种弊端和丑恶现象,进行思考和批判,这是庄子的人格意识,也同样是现代人应具备的人格精神。

(二)独立人格的意识

庄子的独立人格意识,是对人自身的关注,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重视,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庄子对文明抱有特殊的警觉,提醒世人不要在文明的发展中,日益丧失人的自然本性和纯真品格。儒家提倡个体要服从社会整体的需要,这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片面强调社会整体性,就必然要求个体对整体的绝对服从,这就难免压制个体的自由,限制个体的发展。庄子则提倡“任其性命之情”^[1]《骈拇》),主张发挥每一个人自然天放的个性和富于创造的才能,这是对个体价值和独立人格的充分肯定。当然,庄子主张个体的解放,并不是让人恣意妄为,随心所欲,而是要顺应自然之道,把顺道与顺性自然结合在一起,做到“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1]《在宥》)。庄子倡导返璞归真,“使天下无失其朴”,只有“朴”才能“真”。“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他极力反对用人为的世俗规范限制人的本性,这对于人性的异化显然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庄子把真实朴素、自然天成视为美,这一审美追求已深深渗透进中国人的血液中。人格之美在于朴素、自然、真实,如果失去了这些因素,就等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庄子所处的时代,虽物质文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剥削和掠夺,社会充满着物欲诱惑,道德日益败坏,个体湮灭于物欲之中,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尊。庄子反复告诫人们“不以物易性”,“不以物挫志”,不要扭曲本真的人格。耐人寻味的是,庄子所描述的人格的扭曲、人性的变形现象,今天仍依然存在着,拜金主义、见利忘义、贪污腐败等现象还较为普遍。面对着物欲横流,我们更感到了保持人格和自尊的重要性。大力发展物质文明是必要的,但必须像老子和庄子那样,始终对文明保持高度的警觉,不能以牺牲人性作为代价,不能让人异化为物的奴隶。

一个社会如果盲目地发展物质文明,就必然会导致道德的沦丧;一个人如果过度地追求名利,则必然要失去性灵之光。今天,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其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重视实用价值,很容易让个体热衷于功利的角逐,而忽略了人文精神的追求,淡化了独立人格的意识。

(三)审美超越的境界

庄子的人格思想具有超越的精神,这种超越精神是以绝对自由的境界为最高目的,这也是庄子人生哲学和美学的灵魂。“逍遥游”的领域是一个纯粹天然的境界,它是庄子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之外,开辟出来的一个自由的精神天地。在这片天地中,人们可以从现实的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人的自然本性得以自由地张扬,获得一种物欲之外的精神满足,达到一种无待逍遥的美感状态。庄子人格的超越精神,不仅要超越世俗、名利、物欲,而且要完成对自我的超越。庄子所塑造的一系列人格模式,都具有这种超越的品格,他们都远离人间,淡泊名利,有着独立自由的人格,与天地溶为一体,显现出自然人性的光辉。虽然这些人物在现实中不存在,但他们的品质是来源于现实的真实,来源于道的真实。所以通过这些虚构的形象,我们仍会得到有价值的人格启示,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庄子美好人格的内在力量。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有句千载流传的名言:人要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的过程亦即超越的过程。庄子认为,摆脱外物并非难事,但超越自己则需要很高的功夫和境界。为此他提出“心斋”、“坐忘”的心灵净化方式,塑造了“圣人”、“真人”、“至人”等为代表的理想人格模式,描绘了“逍遥游”的理想境界,这都是为了让人们走向超越之路,去体验理想中的审美人生。尽管我们已经步入了现代社会,但庄子的超越精

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独特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庄子有关理想人格的思想中也含有一些消极的因素,有些观点也在历史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庄子有明显的怀古、崇古意识。《庄子》书中多处表达了对所谓“至德之世”的向往,正像老子追求小国寡民,儒家言必称三代,庄子也对上古社会、古之圣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对中华民族的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循守旧、厚古薄今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又如,庄子的人格思想中还带有一些宿命论的阴影。由于过分地强调了“安命”、“顺命”,受其影响,中华民族看重天意,把许多结果看做是命中注定,缺少积极抗争进取的激情。尤其是当代社会,任何消极等待都会在瞬间导致落后,市场经济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事业,需要打破常规,面向未来,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不断地开拓和创造。

现代社会需要具备现代的人格素质,我们应该在现代思想的维度上,对庄子的人格思想作出新的阐释,吸收积极的因素,扬弃消极的成份,构建和完善现代的人格理论体系。在新的世纪里,让人性更纯洁,人格更完美,人生更逍遥。

[参 考 文 献]

- [1]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G].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2] 朱 熹. 孟子注[G].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3] 朱 熹. 论语注[G].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4] [英]李约瑟. 中国科技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严 真)

The Life Aesthetics of Zhuangzi's Wandering in Absolute Freedom

WANG Kai

(School of Art,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Biography: WANG Kai (1960-),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Art, Qingdao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Abstract: Zhuangzi's aesthetics means the aesthetics of Wandering in Absolute Freedom. Wandering in Absolute Freedom, which regards absolute freedom as its core, becomes the same home to return to for Zhuangzi's lif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Focusing on life requires Zhuangzi to think about the essence and value of life from the angle of Theory of Reality, which indicates his appreciation of ultimate. Zhuangzi has concerned and thought more about life than any other in Taoism School, and, he attaches Tao with life closely and regards the state of Tao as the highest state of life. Starting from the nous experiencing, Zhuangzi's aesthetics pursues after the eternal life significance and brings the limited life of individual into the magnificent universe life, in order to realize beauty, step into infinite from finiteness, and, let the life become eternal and aestheticized.

Key words: Tao; nature; character